

译介之旅

《逝物录》译后记：

装在暗匣里的风和寂静

□陈早



尤迪特·沙朗斯基 (Judith Schalan-sky), 1980年出生于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...



陈早，译者，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部，2007-2009年转至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攻读德语...

2018年10月的最后一天，法兰克福书展刚刚结束两个星期...

有些文字，就像装在暗匣里的风和寂静。盖子一掀开，就不由分说地洒满时空...

我说的是，尤迪特·沙朗斯基的才华：正文走到第5页，我已经知道了答案...

我说的是，沙朗斯基的野心：她不屑把目光禁锢于死物，她无意罗列孤品珍玩...

我说的是，翻译的难题：怎样找到恰切的声调，去描述天堂脆弱的安宁...

然而，斟酌调性，已是大半年之后的事。最初

的难题，并非语气的找寻，而是书名的译法。此事无关诗意，仅仅因为需要填写一张立项申请表...

拍下版权，签合同，接下来的事，颇有些出乎意料。德方苏尔坎普出版社要求我提交一份工作简历...

5月，在坐了14小时飞机、2小时火车、40分钟公交之后，我终于辗转到达德国与荷兰边境的小镇施特拉伦...

时之久，同时不安地吼叫，在最终用泥土和树脂埋葬尸体之前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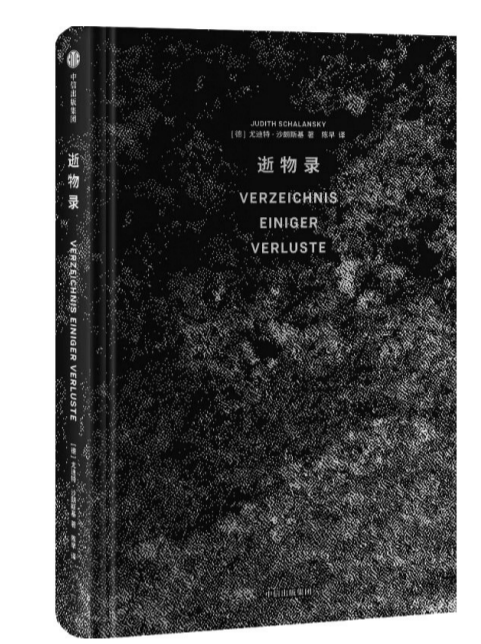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书写的之初，就是波斯人与希腊人之间一系列毁灭性的战争...

活着过去，制止遗忘的策略林林总总。若相信流传，我们的历史书写的之初...

活意味着经历失去。将会如何的问题，一定不比人类本身更晚，未来令人不安的一个绝对特性在于...

据说，奥古斯都在萨摩岛上接受的印度使者的礼物中，不仅有一头老虎和一个能以足代步的无臂少年...

本该保留一切的记忆，本质上什么都留不住。一位加利福尼亚女人，不靠助记就能想起1980年2月5日以来的每



届会谈都在场主持的元老级人物雷娜特奶奶。

我们一行行读文本，沙朗斯基耐心回答每个人的疑问。这种考古似的深度挖掘，让我第一次领教到作家的细致...

译文

个日夜，被禁锢在不断向她坍塌的记忆的回响空间——她是地米斯托克利的女性翻版...

或许，每份档案 (Archiv) 的建立，都如其蓝本方舟 (Arche) 怀揣着保存一切的愿望...

本质上，每件物品都已是垃圾，每座建筑都已是废墟，一切创造都无非是毁灭...

也许幸运的是，人类并不知道他们已失去哪些伟大的想法、何种摄人心魄的艺术品和革命性成就...

当然，只有失去的、想念的，才会被哀悼，它们留下的一件遗物，一声回响...

有时候，些许命运的残存似乎会自我注释。所以，蒙特威

抚衣衣被到茄茄的毒理，浓酽的信息加剧了阅读的难度，沙朗斯基却反复强调...

在施特拉伦的第一日晚上，协会组织了一场德国读者见面会，其中一个环节是，11国译者分别用母语朗读书里的同一句话...

我并不理解为什么选择这几篇，直至研讨会上细读到《居里克的独角兽》开篇的一个词“tra-gen”...

译文

尔弟的歌剧《阿丽安娜》只留下一首咏叹调，女主角在其中绝望地唱道：“让我死。谁能在如此残酷的命运...

诸神无力之事，历代暴君却要一再追求：写入当代，满足不了他们毁灭性的塑造欲...

彻清过去之可疑计划，屡屡源自要从头开始的合理愿望。17世纪中叶，英国议会曾郑重讨论过是否烧毁伦敦塔...

众所周知，地球本就是已逝未来的废墟，人类则是杂乱堆积、自相矛盾的群体...

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第五年，1796年的巴黎沙龙上，曾记录过攻陷巴士底狱、拆毁东城堡和破坏圣-丹尼斯皇陵...

——陈早译《逝物录》自序(节选)